

第一章 見證歷史三百年



見證歷史三百年

歷史源流

吉澳島在明代仍是荒蕪之地。明末民生疾苦，流寇竄起，百姓為逃避苛政，大量南遷，甚至冒險渡海逃生而至吉澳島，在此定居建村。

及至清代復界後，客家人陸續遷入，居民人口大增。據嘉慶二十四年(1819)修編的《新安縣志》卷二記載，香港、九龍、大鵬灣一帶地區，歸新安縣官庫同巡檢管轄。該縣志所載官庫司轄下，各村莊名目中，有「吉澳」一名，可見吉澳屬廣州府廣東省新安縣行政區轄內。清代吉澳有捕房，設於中心澳，由大鵬城派兵到吉澳駐守。



遠年的伯公神位

吉澳全島氏族共四十三族三十七姓：

陸上——張、劉、黃、游、巫、唐、邱、譚、羅、曾、鍾、周、王、林、溫、胡、鄧、葉、楊、蔡、詹、陳、容、徐、李、許、卓、何、鄒、廖、梁、鄭。

水上——何、陳、張、石、郭、方、杜、李、廖、梁、冼。



天后宮浮雕



島上民居

吉澳共有十處村落，包括：上圍橫頭村、西澳頂、西澳、中心澳、米房下、新圍仔、東澳、赤角頭、澳貝塘、高灘。

鴉片戰爭後，香港淪為英國殖民地，隨著九龍新界之租借，吉澳也就歸為港英政府管轄，列入新界北區，在沙頭角鄉事委員會轄下。



現已荒廢的早期村屋

1956 年人口統計，吉澳全島水陸居民四千餘。岸上房屋鱗次櫛比，海面船隻千帆並舉，相當熱鬧。其後，年青一輩為改善生活，到海外謀生，繼而家人陸續前往團聚，而留港村民亦因工作關係，或遷就子女求學，紛紛遷居市區，於是吉澳現在連漁民新村三百餘戶，十室九空。



日治時期遺下的鐵門牌

吉澳大街在東澳村，有碼頭、商店、酒家。而漁民多已遷居陸上，改用網箱養殖魚產，沿岸一帶魚排並列，夕陽唱晚，蔚為奇觀。吉澳雖地處偏僻而人口稀少，但其天然美景堪稱全港絕色，假日遊人聯群結隊而來，觀光獵奇或優悠遠足，享受浮生半日閒。或駕私人游艇停泊於岸上，欣賞山光水色皆一樂也。



文物古蹟

天后宮位於西澳村，廟址築於枕山之高台上。廟之創建年代，已不能考，惟觀廟內保存之乾隆二十八年(1763)所鑄銅鐘，及光緒六年(1880)重修時，屋頂及簷下之石灣陶瓷雕塑，可證該廟創建年代甚早。

銅鐘

漆上紅漆的銅鐘存放於吉澳天后宮偏殿，鐘上刻載奉旨於乾隆二十八年(1763)五月廿三日由善信捐贈鑄立，證明古鐘及天后宮已有近三百年歷史。



天后宮浮雕

兩廣總督石碑(1 奉禁加租碑)



奉禁加租碑

天后宮外牆旁邊批示有「兩廣總督閣堂大人批行給示勒石，永遠照額例碑」，全文共八百零六字，鑄刻於嘉慶七年(1802)，對吉澳和香港早年歷史，是一篇重要文獻。

清乾隆嘉慶年間，政府規定每個地段都要徵收地錢，吉澳地主張騰南與衙役勾結，增加地租，又額外多收費用。佃戶不恥這種行為，公舉曾其捷為代表，向新安知縣告狀。誰知官官相護，反誣捏佃戶抗租。曾其捷再向廣州府上訴，雖然批示了，但新安縣官差仍瞞上欺壓，出票捕人，終於曾其捷向兩廣總督申訴，呈文有云：「張騰南背額苛酷，遵則無所出息，妻兒待斃；不遵捏稟抗租，囑差拘訊。未到公庭，先鎖拘禁，天高莫聞。進退狼狽，無路逃生。」兩廣總督查明真相，飭令張騰南照舊業主租額收租，不得額外苛索。並勒石立碑示禁，留存後世。

古炮台

明清兩代均有海寇為患，大鵬灣一帶首當其衝，縣政府命置衛所，築炮台，保衛沿海地區。吉澳亦曾駐炮台，擔當南中國海的一個主要門戶。戰後，西澳農地下面發掘出近十尊古炮，由水警接收，現僅留下兩尊作為紀念。



亞媽亭古炮

水井

三百年歷史的古井，原為地下泉水，自有島上居民，即以此水作飲用。此井早期只是一個挖地不深的「水」，用竹籬圍住取水食用，後來才以水泥造成井。1962



年香港水荒，四日才供水一次，每次供水四小時，港人排隊輪水之苦歷歷如在目前。但吉澳村民卻因此井的奇蹟而不受影響，古井泉水自地下，源源不絕，供全島 4000 居民之用，且冬暖夏涼，水質奇佳，含豐富礦物質，亦可治療某些疾病。

百多年歷史的新圍仔雷公井 三百年歷史的西澳老井

擔水路



集福橋捐款碑文

早期，西澳、中心澳村民往東澳，非常困難，當到達現今曾煌有屋前，要向山邊繞道才可到達米房下至東澳，因為未有(橋頭)擔水路之前，那裡一帶水漲時有數尺深之海水淺灘，東澳村民往返西澳老井擔水，必經崎嶇的山邊繞道而行，往返費時又危險。最初村民合力建成簡單木橋，橫跨而



擔水路

過，改名橋頭擔水路，後來在村民熱心捐助下，用麻石及木柱而造成。路旁有一石碑紀念樂捐人士。60年代在政府的資助下，建成現今擔水路。

義塚

吉澳「鬼吊角」海邊山坡上，有一處義塚，已過百年，安葬無人認領屍骨。由於當年交通不便，商旅來到島上意外身亡，無人收殮，村民仗義殮葬，集中於鬼吊角水井一處山坳，並有「義塚會」，每年春秋二祭，是為吉澳村對外人的一項善舉。

可追溯的最後一任會頭是蔡亞金和葉馬發，會員眾多。每次拜祭，光豬、元寶、香



義塚碑

燭齊全，成群結隊而行。直到日治時期，人人生活艱苦，祭奠之舉便擱置，期間歷數十年，漸被遺忘。

今年五月，因籌備本刊出版，一千人等在島上搜集有關資料，是日由統籌游運明領隊，與胡譚、石亞皇、何馬生、石五友、郭伙有、何勝父子等駕小艇至鬼吊角，上岸搜集。山路年久荒廢，已無蹟可尋。眾人分路而行，披荆斬棘，記憶所及，一面以手提電話致電澳洲親人，依其指示，追尋線索。歷一個多小時終有發現。在雜草叢生的山坳，有一石碑，上寫一九一二年孟冬。

經打掃，依稀仍見地上有界線分明，相信碑前一片空地是祭奠之所。這個發現，實在令人興奮。可證明，確有義塚其事。吉澳人先祖的義行，亦應予承傳及發揚。